

帶
經
堂
詩
話

帶經堂詩話卷十七

漁洋山人

考證門

五

注家類

懷麓堂詩話云杜律乃張注非虞注宣德初有刊本按張性字伯成江西金谿人元進士嘗著尚書補傳獨足翁吳伯慶有輓詩云箋疏空令博杜律志銘誰與繼唐碑予在京師曾得張注舊本

池北偶談 并錄五

全上

錢牧齋注杜主宋紹興吳若季海本若自序云凡稱樊者樊晃小集也稱晉者開運二年官書也稱荆者王介甫四選也稱宋者宋景文也稱陳者陳無已也稱刊及一作者黃魯直晁以道諸本也又宋胡仔茗溪漁隱云子美集予所見

者凡八家杜工部小集則潤州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則內翰王原叔洙所注也

吳彥高集云是元祐間秘閣校對黃本鄧忠臣慎思所注託名原叔

改正王

內翰注則王寧祖也補注杜工部集則學士薛夢符也校定杜工部集則黃長睿伯思也重編少陵先生集并正異則東萊蔡興宗也注杜詩補遺正謬集則城南杜田也少陵詩譜則縉雲鮑彪也

全上

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黃鶴注云當作中官呂太一錢

牧翁注舊書廣德元年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使張休又韋倫傳代宗卽位中官呂太一於嶺南矯詔募兵爲亂按劉肅唐世說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後遷戶部員外牒吏部云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豎籬插棘又

按唐會要魏知古嘗薦洹水縣令呂太一又張嘉貞薦呂太一及苗延嗣等時號令君四雋此又一呂太一也皆與中官無涉

居易錄

今人但貴宋槩本顧宋板亦多說舛但從善本可耳如

錢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參詩從宋刻作兩脚但如舊而注其下云陳本作雨此甚可笑冷齋夜話云老杜詩兩脚泥滑滑世俗乃作兩脚泥滑滑此類當時已辨之然猶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

亦見龜尾文

全上予嘗厭古今注杜詩者而深服陸務觀不敢注蘓詩之說如劉會孟本須溪與其子將孫二序深契言外之意自謂如郭象注莊偶看至已公茅屋下一首引歐陽公云已公齊已也按齊已唐末人客荆南高氏豈得與子美同時此注不

知果出永叔否以此例之古今注家訛謬可勝道耶

宗柎附議勇參云蘓齋詩話注杜詩者謂杜語必有出處然添却故事減却詩好處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言峽流傾注上懸星河語有興象竹坡乃引天官書天一槍栲矛盾動搖角大兵起謂語中暗見川兵之意頗覺索然且上句已明言鼓角矣何復暗用爲哉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書下雲旗纛正以自畫而畫下降爲要眇神奇之語李君實接張邦基墨莊漫錄乃言王母鳥名尾甚長飛則尾張如兩旗信如此說視作西王母語者無勝喙味自見不在徒違博洽杜詩家矣如此者甚衆也

池北偶談宋臨川吳曾虎臣著能改齋漫錄十五卷虞山錢公注

杜詩多引之當時有知麻城縣鄭顯文者遣其子之翰赴御史臺論曾事涉謗訕有旨曾顯文各降兩官賴臣僚繳奏孝宗明聖黜顯文其子送汀州編管後京鐘愛其書始版行見怨齋叢談著書之難如此今觀曾書多不滿王介甫之論奸人始猶襲黨人故智云

會稽曾益注李長吉詩世知之矣晚又得其所注溫岐八义集乃吳郡顧氏刻本宋天社任淵注宋景文黃山谷陳后山

三集可謂獨爲其難於益亦然益字謙

漁洋詩話 并錄一

居易錄 門人顧嗣協迂客貽所刊曾益注温庭筠八义集四卷

清苑高鑄序益曾注昌谷集號精博温注世鮮傳者鑄字淵

穎門人陳傳藹公之師余池北偶談中載其軼事

宗柎附錄 正濟述語盧光生云昌谷集舊有西泉吳正子箋注援引出處語釋文義雖疎漏處尚多足稱隴西功臣矣一厄于須溪之詩再厄于曾益之解而長吉詩意反晦曾益又嘗仿温庭筠詩四卷曰八义集長洲顧秀野記其訛謬不一因希加艾法重爲編緝今所行温飛卿詩注是也按此則曾注二家詩殆難與任氏並稱山人謂爲其難第弗深考耳

占大子亭雜錄 新津任淵字子淵常注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三集號

稱博洽又摘山谷詩文爲精華錄案淵紹興元年乙丑類試

第一仕至潼川憲其稱天社任淵者新津山名也

宗柎附錄 宋景文詩注傳世絕少黃陳二家愚嘗購得之山谷詩唯內集二十卷爲任氏所注前有都陽許尹序曾從書曹獲根元板較勝行世刊本又目錄題下注脚數條也是翁所歎衆世盡飲者二葉宛在亟爲抄補亦一快事惜僅存首册校勘數卷而已青城史容續注外集十七卷晉陵錢文子作序及容自序別集上下二卷則青城史季

溫補注也後山詩注十二卷舊槩凡數木芷齋所藏宏治丁巳知漢中府袁宏刊行石
涼楊一清跋思揮架所有序稱嘉靖十年後學止菴子有博文堂印記案明宗藩光澤
榮瑞王寵濂乃遵惠王成鍊次子即中積書
萬卷世宗賜堂名曰博文止菴或其別號耳

坡公陽關三絕其二云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
使君莫忘雪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龍山在濟南郡城東七
十里章邱城西南四十里古平陵城唐之全節也次公注云
龍山桓溫九日所登之山按此龍山在今江南之太平府與
濟南了不相涉詩意何緣及此可見注詩不易信如陸務觀

語周益公

云也 池北偶談 并錄五

秦蜀驛 程後記抵龍山鎮東坡詩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
卽此而注家不知遠引姑孰之龍山陋矣

頌作

東坡濟南詩云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

君莫忘雪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亦小秦王調也注蘓者誤

以爲孟嘉落帽之龍山不思彼在姑孰與濟南何涉注家之可笑如此

香祖筆記

濟南郡城東七十里龍山鎮卽水經注巨合城也漢耿

弇討費敢進兵先脅巨里卽此東坡陽關詞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舊注引孟嘉落帽事固大謬施注竟略之以此知注書之難而陸務觀任淵皆不敢注蘓有以也

附錄池北偶談東坡詞行憂有愁儂乃川漢書金日磾傳行觸賢愁儂語解者顧引楊行密始末延壽病自行觸柱儂有何干涉乃知注書之難東坡放翁猶不敢居有以也按東坡南歌子凡十九首此其第十四題作有感起二句云笑怕驚微骨行憂賢愁儂

居易錄

宋牧仲 中丞寄所刻施注蘓文忠公詩集四十三卷

宋司諫吳興施元之德初與吳郡顧禧景繁同撰元之子宿字武子增補見陸游渭南集此書牧仲得之吳中藏書家闕十二卷牧仲借幕中文士某某共爲補之始爲完書

全上 宋施宿字武子湖州長城人

今長興縣

紹興間爲左司諫又

爲淮東倉曹言路與有嫌欲劾之無以爲罪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鈔板倉司因據此事坐以贓私右見西吳里語按坡在湖爲小人所譖與詩案之獄至高宗朝正蘓黃詩文大顯之日而小人猶能爲祟如此又在湖州尤奇牧仲中丞近刻此注於吳下因錄緣起于後以備遺事云

亦見蘓尾續文

附錄居易錄又云施宿武子又嘗參請家本訂以石鼓籀文刻于淮東倉司辨證詳備見宋章燕石鼓文釋文景集引之以爲奧衍奇博可與鄭漁仲爭衡亦一博雅好古君子也

註書之難不唯吾儒如陸務觀所云不敢注蘓杜之說也乃如釋氏亦然神僧傳道安注諸經誓曰若所說不遠於理願見瑞相乃夢一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子所注甚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通所夢卽賓頭盧也宗門統

要唐紫璘供奉擬注思益經南陽忠國師問凡注經須會佛
意始得供奉云若不會佛意爭解注得師令侍者盛一椀水
著七粒米在水中椀面安一隻箸問遮箇是甚麼義璘無語
師云老僧意尚不會豈況佛意此二條可與陸說發明居易錄

劉宋忠武公沈慶之詩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
世何愧張子房按客座贅語云周子隱讀書臺下舊爲光宅
寺乃梁武帝故居其地又名南岡六朝士大夫多居之武帝
評書云南岡士大夫尚風軌不免寒乞正指此乃知沈所居

在南岡非泛設耳

已下撥

香祖筆記 并錄一

漁洋詩話

劉宋沈忠武慶之應詔賦詩云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

岡按客座贅語周處讀書臺下舊爲光澤寺乃梁武帝舊居
其地又名南岡六朝士大夫多居之武帝評書云南岡士夫

徒尚風軌不免寒乞正指此乃知沈所居在南岡字非泛設以此悟注詩之難

丹浦竅言云杜詩干人何事網羅求當作干人杜牧之詩自滴堦前大梧葉干君何事動哀吟按此說則南唐元宗戲馮延巳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語固有本然干家注劉會孟本只作干字錢本注云晉作干或作干干字恐無義干字對上句在字亦未切子因之說是也

并錄三

香祖筆記杜子美黑白二鷹詩干人何事網羅求南唐元宗謂馮

延巳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舊唐書明皇爲楚王叱金吾將軍武懿宗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騎從此語在前見本紀

池北偶談杜詩舞馬旣登牀珊瑚鈎詩話云舞馬藉之以榻也朱

豈引樂府雜錄云有馬舞者擁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馬蹀躞蹄皆應節是登牀而舞乃馭者而馬應節於下也二說未知孰是

居易錄

樓攻媿答杜仲高書曰杜留花門連雲屯左輔百里見

積雪以趙次公之詳且博略不注釋蓋花門卽回鶻嘗考回鶻之俗衣冠皆白故連屯左輔百里如積雪然又嘗與蜀士黃文叔裳食花裊因問蜀有此乎黃曰此物甚多正出閬州杜詩黃知橘柚來誤矣嘗至蒼溪順流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直似橘柚其實乃此裊耳有好事者欲爲子美解嘲於其處大種橘柚終以非其土宜無一活者此二條頗新異可喜

幼讀杜牧之杜秋娘詩考其始末略記之文宗太和五年春上與宰相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

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陰爲之備上弟漳王

湊

穆宗之子

賢有人望注令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怒罷

申錫爲右庶子命守澄捕著所告晏敬則王師文等於禁中

鞠之誣服左常侍崔元亮等力爭於延英宰相牛僧儒亦言

之乃貶漳王爲巢縣公申錫爲開州司馬九年巢公湊薨追

贈齊王初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

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離浙西牒留後李蟾

如詔旨至是王璠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

軌上怒甚宰相路隋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

罪乃以德裕爲賓客分司秋娘卽仲陽也燕禰得皇子謂漳

王也江充喻鄭注豆盧著輩也王幽茅土削湊自漳王貶巢

公也四朝三十載自憲宗元和二年誅李錡歷穆敬文凡四

朝也

已上池北偶談

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倡和號三十六體初不解其義小學
紺珠云三人皆行第十六也漢上題襟集今潛江莫進士與先
家有之予託門人朱震借鈔則云携遊江右寄鄱陽人家失
之矣

胡震亨云李義山碧城三首蓋咏其時貴主事唐公主多自
請出家與二教人媾近商隱同時如文安潯陽平恩邵陽永
嘉永安義昌安康諸主皆丐爲道士築觀于外史卽不言他
醜頗著徵辭詩中蕭史洪崖一聯及引用董偃水精盤事大
指已明又劉夢得題九仙公主舊院詩武皇曾駐蹕親問主
人翁前此詩人亦不諱言又何疑於義山耶予謂義山他詩
如梁家宅裏秦宮入趙后樓中赤鳳來賈氏窺簾韓掾少宓

妃留枕魏王才一片非烟隔九枝蓬巒仙仗儼雲旗人間桑
海須臾變莫遣佳期更後期之類率皆戚里中語亦非泛詠
也

宗傳附識曝書亭集書楊太真傳後云碧城三首一咏妃入道一咏妃未歸壽邸一咏
帝與妃定情係七月十六日證以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是足當詩史矣
嵩虛先生云按王仁恭開元天寶遺事載楊貴妃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別泣涕登車時
天寒淚結爲紅冰貞嬪山訊所云處子入宮者頗合秀水未歸壽邸之說良是唯論第
三章余尚不能無疑云案先生於山人所指數聯別具懸解而碧城三首分注更爲明
確今略其箋語如左○首章云前半咏妃爲女道士住內太真宮也後半則又包舉始
末言之君恩難恃一朝失寵便如皇沈海底矣佳人難得一時遣還無異雨過河源矣
今則當窗復見隔座可看仰外傳中所云既夜開安與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元宗見
之內殿大悅太白詩平調云長得君王帶笑看香山長恨歌云盡日君王看不足是也
若使皇綱無缺天下久安則百年相守樂孰甚焉無如日中則昃月盈而食漁陽鼙鼓
聲破霓裳奈何○次章云對影聞聲暗指衣道十衣奏霓裳曲也玉池荷葉則明指別
統湯泉詔賜澡堂炎化實事于情景之中最爲超詣三句適其從前四句要其後日本
無佳偶安用迴思既已定情誓當偕老蕭史洪崖皆當活看不必定指何人蓋既喜其
芳年穉齒又嗚其白頭一心卽傳言定情之夕授鉅合金釵以固之之意也較元微之
古次絕詞所云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弃者更進一層五六極
言貴妃之恃寵結又微刺明皇之失德然則雖欲一生長對其可得乎○末章云舊評
曰工部詩宮中行樂秘不使外人知緯語翻案此首用意全本樂天長恨歌及陳鴻長
恨傳起言避暑驪山憑有密誓彼一時也其樂如何今則物在人亡感慨係之矣雖天

上人問後緣可結而月中海外良會何時只十四字而比翼連枝之願天長地久之悲俱囊括於其中神方駐景卽傳所謂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也鳳紙相思卽傳所謂使者還添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也已上四句皆言馬嵬之後非言定情之初故次句以至今二字領起語意顯然結聯又自爲注出武皇內傳蓋卽隱指長恨歌傳而言因傳末言世所不聞者又言子非開元遺民不得知故點化其語收拾三章非徒翻少陵之案也先生箋注玉溪生詩六卷又年譜考證及叢說凡數卷其於全詩反覆涵泳歷有年所復博考類舊補書傳記百家以逮近時評註搜擇融洽疏通證明舊解或有未合必駁正瑕璽期與作者體詞託寄不隔一塵嘗見其攤書滿案沈思獨往時寢餐幾爲之廢問拈微旨相示開余茅塞良多辛未夏五暮輯將竣謂余頗悉此中甘苦命之作序余謝弗敢承詎意是年冬孟竟以暴疾不起而空齋抱影頓失歸承唯思綴緝遺文以報知己如玉溪詩注其一也余手書定業僅有其半餘則零丁什繫且塗改勾勒殊難辨識嗣君選堂應欲校錄成編屬爲欲助自分疎眼蓬心奚堪率爾從事悼斯人之不作亦斯文之不幸也夫

陸務觀過巴東弔寇萊公有

登尾文無有字

詩云人生窮達誰能料蠟

淚成堆又一時蓋以蠟淚成堆爲公貴後事耳予讀後山談

叢云萊公性豪侈自布衣

登尾文有時字

夜常設燭厠間蠟淚成堆及

貴而後房無嬖幸則自其微時已然旣爲宰相乃所謂無地

起樓臺相公也此萊公英雄本色所以不可及

已上居易錄

宗梅附識歸田錄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向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

至官舍見刷澗間燭淚成堆接放翁詩意頗與此合山人祇據談叢云云耳

宋孫奕季昭示兒編云東坡雪夜詩試掃北臺看馬耳不隨
埋沒有雙尖次公曰馬耳山名殊不知王晉之與霍辦雪夜
對談曰看北臺馬耳萊何如左右曰有兩尖在坡正用此事
趙未見而妄爲是說耳然孫亦不注出處 古夫于亭雜錄

用事類

富平李天生因篤年三十棄諸生博學強記十三經注疏尤
極貫穿長律得少陵家法常以四十韻詩贈曹秋岳曹歎曰
數百年無此作矣李有句云林谷關音本乾坤老豢才子謂
理語經語最不易下坡公寫杜詩至致遠恐終泥停筆謂學
人云此句不足爲法王敬美云曹子建後作者多能入史語

不能入經語謝康樂出而易辭莊語無不爲用然則用經固以康樂爲宗也

作詩用事以不露痕跡爲高往董御史玉虬文外遷隴右道留別予輩詩云逐臣西北去河水東南流初謂常語後讀北史魏孝武帝西奔宇文泰循河西行流涕謂梁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乃悟董語本此深歎其用古之妙

或謂作詩使事必用六朝已上爲古此說亦拘墟不足信要之唐宋事須選擇用之不失古雅乃可如劉後邨詩專用本朝故實畢竟欠雅如鍊句豈非林處士鸞書莫是穆參軍艱虞夷甫方謀窟老懶堯夫少出窩未愛潘郎呼作友便教米老拜爲兄山房惜未從公擇書局聞曾擬道原立志如歐母生兒似富公野人只識羹芹美相國安知食筍甘

自注富鄭公事

事先

白傅求閑後銜似溫公約史年公閑去伴種司諫我懶思尋
靖長官清於坡老遊杭市儉似乖厓在劍州軍皆歌范老民
各像乖厓賈董奇才無地立歐蕪精鑿與人同安知李鷹揮
門外不覺劉幾入穀中此類數十聯皆宋事也後見後邨四
六亦然 并錄一

宗柎附識勇參述蓋先生云卽
六朝以上亦須選擇用之乃佳

池北偶談子向謂劉後邨詩好用本朝人事近見宋末王義山稼

邨集效顰尤可厭如爭道老泉生二秀最難錦水又三劉師
魯僮存遺集在樂天無限故人思田園彭澤菊三徑意思濂
溪草一般上帝遺符徵范鎮斯民失怙哭溫公梅花窗下參
同契綠草庭前太極圖榜文爭乖厓押士類歡呼常袞來
無已許令參後社庭堅端的是前身有時覓句尋歐約不慣

斟羔學党家此真下劣詩魔惡道全出矣宋末如王義山何
夢桂之流酸腐庸下而詩文獨傳至今文之傳不傳信有命
邪

宋任忠厚傳坐上書入籍久不得調投時相啓云籠中翦羽
仰看百鳥之翔岸側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蓋用白樂天詩沉
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語

宗柳案沈舟二語已見第一卷中山人誤記爲白詩

李太白清平調行樂詞皆用飛燕昭陽事然予觀王少伯宮
詞如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斜抱雲和深見月
朦朧樹色隱昭陽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皆爲
太真而作皆用昭陽事蓋當時詩人之言多如此不獨太白
先世父侍御公崇正中巡視茶馬作西巡雜詩數十首有云

不須赤打白洪厓予幼誦之不解爲何語頃見丁謂戲白積
詩云五百青蚨兩家缺赤紅厓打白洪厓蓋用此

高僧傳載支道林嘗養一鷹人或問之答曰當以神俊今人
但知其賞馬不知其賞鷹唯坡公有支遁鷹馬圖詩世說郭
林宗還鄉里送車千乘獨李膺與林宗共乘薄笨車上大槐
坂觀者望之若喬松之在霄漢然世止知同舟而不言同車
挑戰二字見左傳宣十二年趙旃請挑戰弗許唐人詩屢用
之類要云兩陣旣立各以將出鬪謂之挑戰劇談錄白敏中
與師討吐蕃有酋帥衣緋茸裘乘白馬出陣頻召漢軍鬪將
有潞州小將善射馳馬彎弧而出射中其項抽短劍踏於鞍
上脫緋裘金帶奪馬而還又李臨淮將白孝德斬賊將劉龍
仙事亦相類又五代史周德威傳有陳章者號陳夜叉乘白

馬被朱甲以自異求陽五欲生致之德威出挑戰禽之唐宋
已來實有鬪將之事非盡裨官之妄說也

已上池北偶談

附錄古夫于亭雜錄古者鬪將見於書傳者不一余已著之池北偶談又隋書史萬歲傳萬歲成燧煌實築定擊突厥萬歲請鞍門請自効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遣一騎挑戰榮定今萬歲山應之馳斬其首而還此亦鬪將也

周櫟園侍郎亮有詩云花寒今日酒冷古重陽唐文宗開

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有司供張事繁又偪

上巳曲江賜宴請改日上白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不失

重陽之意可以十三日作上巳周詩用此事而語甚工

隴師餘

宗博附識野客叢書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僕謂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暮春三月日重三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此可據也查蒲鞞問上巳祓除謂之戒浴見祓除說又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爲小清明八月爲大清明櫟園先生大清明曲云敢向春風甘認小長臨人亦畏秋翠容樣蓋說三月曲水會禊祭也平子南都賦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規齊軫被于陽灑是也乃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入胥祓禳國子水嬉則用七月十四日漢書八月較於灞上蓋有春禊秋禊之異九日登高而鄴中記正月十五有登高之會隋書元曹僧帝于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昌黎又有人日登高詩亦不必藉月也容齋隨筆唐元宗八月五日

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歷序議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宋堧表
月唯仲秋日在端午然則端午亦無定稱以語不瀆書人辭不失矣

五金之屬銅器最壽最貴重至銀器則初不聞之唯元朱碧

山鍛銀器有名孫侍郎

承澤

北海宋按察

宛

荔裳皆藏銀槎一

上有仙人款曰朱碧山製康熙辛亥壬子間予兄弟與荔裳

在京師同施侍讀閏章愚山沈文恪荃繹堂輩爲詩社酒次

嘗出此槎勸酬因屬賦皆詠張騫事予亦云窮源過大夏鑿

空取通侯

云

蓋本宗懔荆楚歲時記之說然其仙人羽衣幅

巾似取太乙仙人蓮葉舟之意又拾遺記堯時有巨槎浮四

海十二月周天名貫月槎挂星槎羽仙棲息其上當詠此事

爲合

并錄一

宗柎附議勇參云拾遺記堯時
貫月槎亦謂挂星槎實一樣也

筆記 昔在京師從宋荔裳所見元朱碧山所製銀槎乃太乙

仙人一時多爲賦詩以爲張騫事非是妮古錄云曾見所作
昭君像琵琶乘騎眉髮衣領花繡鬢鬣種種精細馬腹上豆
許一穴其中嵌空琵琶上刻碧山二字

夢溪筆談載寇萊公好柘枝舞每宴客必舞柘枝舞輒竟日
時人號爲柘枝顛朱凌谿詩遙憶風流王柱史西臺銀燭柘
枝顛正用此事陳大樽乃改顛字作前風趣奇減豈未覩出
處耶

世說有看煞衛玠之語東坡自海外歸毘陵病暑著小冠披
半臂坐船中夾岸萬人隨觀之先生顧坐客曰莫看煞軾否
蓋用世說語爲謔也予昔過毘陵借用其語爲絕句云買得
蜻蛉小如葉推篷看煞九龍山

井錄一

分甘看煞二字有兩出處世說看煞衛玠東坡歸自海外在
餘話

毘陵舟中兩岸聚觀者不下千萬人坡笑語座客曰莫看煞
賦否余過梁溪詩云買得蜻蛉小如葉推篷看煞九龍山九
龍卽惠山也

宗紳案詩家隸事有借用其語而離却本意者山人謝陳簡討遺芥茶句云雖復遭水
厄頗亦澆壘塊蓋從山谷以小團龍贈元谷詩故用范君磊魄月再答黃冕仲詩安用
茗澆磊隗曾意實本此非漫然者第謂川世說王大目阮
籍語陋矣他若宋後人所用率爾遷就則亦未可據依也

唐人宮怨詩云事與年俱往恩無日再中案秦王執留太子
丹與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烏頭白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
足乃得歸如此用事可謂脫化

已上居場錄

揮塵新談記費鶯湖初第謁彭文憲文憲曰殿上金堦滑須
慢慢行吾鄉高念東侍郎有句云金堦路滑且徐行本此
樂府詩云綠蛇含珠丹初讀之謂偶然語耳非有故實後觀
鄴中記云魏宮中有綠蛇口有赤珠若梧子大甄后每梳粧

則盤結一髻形於后前因效而爲髻號靈蛇髻乃知樂府用此事也

田元均爲三司使性寬厚有干請者雖不從必溫顏強笑以遣之語人曰爲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月泉吟社有謝詩賞答啓云恭唯某官笑面如靴蓋用此語不唯欠雅馴亦本非佳語而授以爲贊頌之詞謬矣

并錄一

分甘田元均爲三司使厭權貴干請然不欲峻拒每溫言強笑以遣之謂人曰吾爲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此歸田錄所載本非佳語而月泉吟社謝送詩賞劄中有云執事吟髯似戟笑面如靴引用殊不倫矣

予爲盤山釋智朴題詩用苗茨字朴疑之書詢出處按洛陽伽藍記柰林南有魏明帝苗茨之碑楊銜之釋曰以蒿覆之

故云苗茨

已上香祖筆記

余襄陽懷古詩

分廿餘話作余過襄陽賦詩

云豈有酖人羊叔子更無悔過竇

連波殘碑墮淚回文錦一種銷沉可奈何首句陸抗語次句

山谷詩

餘話兩句字下俱有用字

皆成句也

餘話無也字

漁洋詩話

南唐李氏鑄鐵錢宋太宗始令收民間鐵錢鑄農器給江北流民復業者仁宗慶歷初詔江饒池三州鑄鐵錢助陝西經費民苦之後停罷其患方息山谷詩紫菱可刷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錢蓋謂此也

古夫于孕雜錄

并錄一

居易錄多莫鑄錢

黃山谷送顧子敦赴河東詩紫參可搗宜包貢青鐵無

章邱縣西北有甯戚城春秋齊甯戚采邑今縣有甯氏尚爲巨族余嘗輓從甥甯生一聯云相國悲歌扣牛角仙人暫死

食飛魚次句用列仙傳竇封事皆竇氏也

北齊竇泰母期而不產有媪教之曰渡河滿裙生子必易從
之生泰胡文恭宿詩猶餘仙媪滿裙水幾見星妃度襪塵

偶讀宣和遺事作二絕句云宣仁鸞馭上青冥社飯明年一
涕零欲問宮中天水碧都人唯說太師青平陽行酒著青衣
雨雪青城更可悲汴上已亡金等子臨安空賞玉孩兒宋時
禁中有金等子玉等子玉孩兒事詳西湖志餘天水碧藝祖
受命之讖太師則蔡京也

余爲總憲掌內臺時蒙 恩賜 御書帶經堂三大字蓋用

漢御史大夫兒寬故事也余因取杜子美細雨荷鋤立江猿
吟翠屏句意作荷鋤圖今年夏五月汪文治詳自廣陵以荷

鋤圖索題亦用帶經故事余爲賦絕句云曾向歐陽受尚書

生涯常憶帶經餘披圖却愛林和靖五字春陰入荷鉏五字

乃和靖句也

已上分廿餘語

稱謂類

唐鮑防字子慎襄州人仕終工部尚書工詩與謝良弼齊名時亦稱鮑謝見全唐詩話

僧鐵帆能詩順治末予官揚州鐵帆住木蘭寺劉吏部公馘作聞之寄子書云是天寒衣衲重鐵帆耶天寒衣衲重乃粵

僧一靈向公馘誤記耳東坡在黃日參寥往視之京師士大

夫寄書云聞有僧在彼是隔林彷彿聞機杼和尚耶坡笑語

參寥云此是吾師七字號公馘帖全用此語

已上池北偶談 并錄

漁洋詩話昔在揚州劉公馘寄書曰聞有鐵帆者住木蘭院豈天

寒衣衲重鐵帆耶然新寒衣衲重乃釋一靈詩句非鐵帆也

一靈後加冠巾卽翁山

世人作詩文沿襲謬誤而不察如稱曹操曰曹公稱漢昭烈
反曰劉備予前已斥言其非又如桓溫晉之逆臣子元篡位
僞謚溫宣武皇帝劉義慶世說既有此稱後人因仍不改皆
曰桓宣武竟忘其爲亂賊僞號可怪也元又嘗上溫廟號曰
太祖然則後世亦可稱太祖耶

居易錄

八米盧郎或云八采說者紛紛不一按太平廣記止是八詠
耳魏高祖山陵詔魏收劉逖祖孝徵盧思道各作挽詞尚書
令楊愔詮之收四首劉祖各二首被用盧獨取八首時號爲
八詠盧郎此謂哀輓且非佳事

香祖筆記

宗補案王開修云齊文宣崩文士各作挽詩魏收楊休之得一二首
盧思道得八首人稱八米盧郎蓋以稱喻之言十稻之中得八米也

廣平張蓋字覆輿申鳧盟涵光友也常有贈申一絕句云草

澤賢豪盡上書奎章閣外卽公車我同漁父因衰老獨有涵
光是隱居金陵黃周星九烟明末進士也贈長洲尤悔菴云
今朝喜得見尤侗皆直呼其名此以古道自處故以古道待
其友非知己之深者不能也俗人且以爲倨傲無禮矣明盥
山王忠肅公細官太宰滄州馬恭襄公昂官大司馬忠肅在
朝每面呼其名此尤古道之不易行者又非詩文之比

同年汪鈍翁小字液仙程石臞小字佛壯劉公箴每自稱阿
箴余在揚州日常有詩寄西樵兄及三君云佛壯談詩登祕
閣液仙趨府算錢刀還思阿箴歸清潁仕隱無端愧汝曹天
寧佛火共淹留千里驚逢落雁秋何處憑闌望西北暮雲明
月滿蕭樓詩載漁洋前集

韋集向所見諸本皆稱韋蕪州昔奉使公路浦常向門人張

弼力臣借書得舊版韋集籤題獨稱韋江州平生僅見此本
惜不記其序出何人及鈔刻年月郡邑矣

已上分廿餘語

異同類

錢牧齋先生注杜詩卷首附錄有徐介題耒陽杜工部祠堂
詩云手接汨羅水天心知所存故教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
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消凝傷往事斜日懸顏垣偶看王得
臣塵史云熙寧初調官泊報慈寺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
志名詩清苦平淡有古人風其過杜工部墓一首云水與汨羅
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四五六句同江山不受弔寒日下西原
字句稍不同蓋屯田卽介也前本手接二字不可曉疑有誤
宋刻鑿戒錄載前蜀興聖太子隨軍王承旨失其名詠後主出
降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軍齊拱

手更無一箇是男兒此與花蘂夫人詩大同小異必有一誤

此詩能改齊觀

錄亦兩載之

宋小說載魏野同寇萊公遊陝郊某寺詩云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湘山野錄云添蘓長安名姬也孫僅尹京兆日野寄詩云見說添蘓亞蘓小隨軒應是珮珊珊孫愛之以示添蘓喜如獲寶求善筆札者大署其詩于壁野以事抵長安孫邀置府宅人未之知也有好事者與密過添蘓家見其風貌魯質固不前席野忽舉頭見壁所題乃索筆於側別紀一絕云誰人把我狂詩句寫向添蘓繡戶中閑暇若將紅袖拂還應勝得碧紗籠添蘓始知是野大加禮敬一說不

同已上池北偶談

豫章集詩命輕人鮓嚮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

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或云李白歌羅驛詩夢中爲魯直誦
之蓋寓言也侯鯖錄以爲少游南遷度鬼門關作首句作身
在鬼門關外天墮淚作慟哭末句作日落荒郵聞杜鵑趙德
麟及與黃秦游不應有誤然山谷書歌羅驛尚有二篇而此
詩絕類山谷與少游不類且少游謫藤州人鮪鬼門亦非所
經之路也錄所載改數字不及黃本遠甚

牧仲中丞寄豫章張吏部泰來扶長所撰江西詩派圖錄人

各爲傳其二

鶴尾文
作二誤

十五人名氏次第遵王伯厚

鶴尾文作
厚齋後同

小學

紺珠定本扶長云胡氏茗溪漁隱

鶴尾文有
叢話二字

與山堂肆考有何

顛無高荷又列洪朋於徐俯之後豫章志有高荷何顛無何

顛呂本中復不在二十五人之中云

鶴尾文
無三字

予按劉克莊

鶴尾文
無克莊

後郵江西詩派序云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

二十六人內三人袁顥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

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少絕顥尾文作絕少無可采云其次第則首山

谷次后山韓子蒼徐師川潘邠老三洪通父駒父玉父夏均父二謝無逸

幼二林子子仁子來晁叔用汪信民李商老三僧如壁即饒德操祖可善權高子勉

江子之李希聲楊信祖呂紫微合山谷爲二十四人王立之

無傳袁顥則與今本作何顥迥異後郵伯厚皆宋末人不知

各何据依而異同如此張云梓於厭原山中者詩派一百三

十七卷續派十三卷今其書不可得而見矣張傳頗詳博而

於後郵傳無所稱引蓋未觀後郵全集耳張康熙庚戌進士

并錄三

居易錄劉後郵作江西詩派序不爲王直方立之作傳牧仲中

丞頭寄顥尾文有所川二字張吏部扶長顥尾文無扶長二字江西詩派圖錄顥尾文有始字補

立之傳

蠶尾文有亦不甚詳四字

適讀晁以道嵩山集有立之墓銘蓋吏部

亦未之見略錄數條

蠶尾文作錄之

以備考證立之少樂從諸丈人

行游無他嗜好唯晝夜讀書手自傳錄凡大編數十時遐荒

窮海有先生居焉立之身不出京師而得彼所賦歌詩獨早

且多若只尺居而手

蠶尾文有相字

授受也立之於人顧豈燥濕寒暑

之異哉然非其所好雖以勢力

蠶尾文作利

美官誘致之莫肯自枉

也常監懷州酒稅尋易冀州羅官僅數月投劾歸凡十五年

處城隅小園嘯傲自適命其園之堂曰賦歸亭曰頗有一時

文士多爲賦詩彭城陳無已卒於京師立之割田十頃以周

其孤多此類者立之病中取其平生書畫古器散之四方朋

友無遺慕義樂善如此此事蓋

蠶尾文作始

古人所未有也大觀三

年三月日葬密縣立之病臥久口不能良言猶慷慨忠憤不

少憊且曰我所作詩文他日无咎序之死則以道銘我

鷓尾文有云云

二所謂遐荒窮海有先生居焉者蓋東坡也

全上

後郵作江端本傳太

鷓尾文作大

略但云子我弟也子我詩多

而工舍兒而取弟亦不可曉張不爲端本傳缺其字

鷓尾文作序

而

謂臨川人予按堯以道江子和端禮墓誌云祖休復

即鄰

仁

宗時修起居注有重名父懋相朝散郎又壽昌縣君劉氏墓

誌曰夫人劉原父侍讀家女嫁爲江鄰幾舍人之子婦男三

人長端禮次端友端本端友等一日白夫人曰幸見聽敢有

言夫人笑曰不欲從科舉乎是吾素已疑之矣且汝兄力學

能文

鷓尾文有字

屈於有司二十年常爲予言有司待士之禮薄而

法益苛愧之終其身汝等尚少而能不樂於此乎汝安之則

吾何有故端友與弟端本

鷓尾文有俱字

遂優游於園城數畝之田人

多高之又按子和誌云江氏自轅陽侯德爲陳留圉城人非臨川也端友字子我端本字子之

全上

石林詩話載魯直自我州歸荆南高荷以五十韻見魯

直極愛賞之有詩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稍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謂无咎也无咎聞之頗

不平荷有雲臺觀詩云親祠聖主鸞曾駐善蔭先生蝶不歸

見范公稱過庭錄晚得蘭州通判以死頃見張吏部扶長秦來

猶尾文無扶長秦來四字

作無作字

江西宗派圖錄高荷有傳而太略應補

入之

漢武帝李夫人事史武紀封禪書作少翁桓譚新論作李少君拾遺記作董仲君唐韋進士縷金裙記詩云不教布施剛留得恰似初逢李少君已上居易錄

范傳正作李翰林墓碑云與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
八人爲酒中八仙周南之名杜酒中八仙歌無之唐書白本
傳所載酒八仙人亦與杜詩同

香風筆記

茶譜載胡釘鉸居白蘋洲鄰有古冢茶飲必酌之忽夢一丈
夫曰我柳文暢感子茗惠教子爲詩自是遂工吟咏余嘗戲
謂柳文暢詩派乃傳釘鉸耶然釘鉸詩載洪文敏萬首絕句
者實不少也或謂居鄭圃夢列子教之見雲溪友議

漁洋詩話
并錄二

池北
偶談

茶譜記胡生以釘鉸爲業居近白蘋洲旁有古冢每茶

飲必酌之忽夢一人曰吾姓柳感子茗惠教子爲詩後遂名
胡釘鉸詩若然則釘鉸詩派乃本柳文暢耶又雲溪友議列
子墓在鄭里有胡生家貧少爲磨鏡鍍釘之業過名茶美醞
輒祭忽夢一人刀割其腹納以一卷書旣覺遂工吟咏號胡

釘鉸此一事而傳載異耳

居易錄

胡釘鉸參寶壽沼禪師師問曰還釘得虛空否後參越州舉前話州曰禪這一縫尚不奈何胡于此有省州曰且釘這一縫釘鉸能詩又載禪林公案

附錄香風筆記胡釘鉸事或言刈禦寇或言柳文暢王性之默記又載諸先生遇慈上座事云他日見胡釘鉸者知吾所在後諸為璋悼明薦特置第五甲勉往置冠帶而作帶者稱有士人風範問之即胡釘鉸也驚問慈上座何在曰上座十人一舉意即知之且頃刻已萬里矣何可知其處也此胡釘鉸又異人矣一節二耶

唐大歷十才子傳聞不一江鄰幾所志乃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曾耿漳苗發吉中孚共十一人或又云有夏侯審按發審詩名不甚著未可與諸子頡頏且皇甫兄弟齊名不應有曾而無冉又韓翃同時盛名而亦不之及皆不可解

分甘餘話

帶經堂詩話卷十七

詩話卷十七

異同

千

帶經堂詩話卷十八

漁洋山人

考證門 六

辯晰類

金元間有兩郝天挺一爲元遺山之師一爲遺山弟子予考元史郝經傳云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晉卿元裕之嘗從之學裕之謂經曰汝貌類祖才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繼先出於朶魯別族父和上拔都魯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於遺山元好問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冀國公謚文定爲皇慶名臣嘗修雲南實錄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十卷元時漢人賜號拔都唯史天澤張宏範見輟耕錄漢言勇也近常熟刻鼓吹集乃以爲

隱逸傳之晉卿而致疑於趙文敏之序稱尚書左丞又於尚書左丞上妄加金字誤甚

韋蘓州史失爲立傳宋沈明遠始補傳其生平端末終亦未

詳集中有逢楊開府一篇少事武皇帝亡賴恃恩私

云後人

遂疑爲三衛而韻語陽秋因附會以爲恃韋后宗族

云夔語

武斷可笑腐儒之見乃如此

徐隱君

夜

示予錦秋亭辨具錄以備故實。北湖名錦秋新

城博興二縣志皆以爲本於坡詩其所謂詩卽今志所載霜風收綠錦五言八句者是也予獨疑詩中北闕字不類宋時事跡而東坡全集及單刻膠西集都無此首詩之氣格亦不類然無據以奪之及閱元兵部侍郎于公欽齊乘錦秋亭一則乃知此詩卽于公作所謂取坡詩命名者非此詩乃取和

文與可橫湖絕句而名之也後來作誌者據欽書采入不細
詳文義牽連讀去以致承襲譌誤而不之改據欽所記亭爲
中統間邑人所建中統乃元初年號後蘓公百數十年當時
豈遂有亭可賦詩耶然何以知其取詩卽橫湖絕句也以其
篇中連綴錦秋二字而知之也今欽詩霜錦雲秋等字亦仍
本此輒錄欽原文并錄蘓詩於後。齊乘一則錦秋亭博興
東南城上中統中邑人所建取坡詩命名此下于自敘述蓋齊地淄時
般灤諸水滙爲馬車瀆以入海博興宛在水中舟楫交通魚
稻成市昔嘗過之愛其風景絕類江南賦詩亭上云霜風收
綠錦萬頃水雲秋海氣朝成市山光晚對樓舟車通北闕圖
畫入南州且食鱸魚美吾盟在白鷗其鱸雖小亦四腮不減
松江有蓴菜齊人不識目鱸爲豸云。蘓公橫湖絕句貪看

翠蓋擁紅粧不覺湖邊一夜霜卷却天機雲錦段從教匹練
寫秋光。外祖季木王公世目博洽公北湖遊記載欽常自
濟南華不注山下經小清河東入此湖折而南入時水至索
鎮舍舟歸益都

此亦本齊乘時
水條下所載

則知欽過此賦詩是其常所往來

之地矣獨記中於此詩偶失簡察尚沿舊志之說而外伯祖
康字先生作志亦仍之安知後來不有據此而編入蘓集者
是不可不辨也謂宜於湖之北岸勝處祠蘓于二公額以盟
鷗更榜卷雲寫練四大字於其上庶俾後來知此緣起特爲
筆述俟吾地之大人君子有志乘籍者折衷焉歲在庚戌五
月九日湖上老漁徐夜記

康字先生即先
祖方伯公也

陶南邨輟耕錄載唐義士珏玉潛林義士德暘景曦收葬宋
陵骨事同異或謂昭陵玉匣走天涯等四首爲唐作今考林

集具載又冬青花一首亦載集中獨所謂馬垂問體形一篇
集無之似屬唐作耳考林集有答唐玉潛詩云賦畝孤心老
未衰一籬瘦菊一瓢詩黃埃赤日漫多事蒼狗白雲能幾時
山酒柏香春壽母案書芸冷夜呼兒橫琴妙在無絃處何必
知音有子期蓋二公同時友善同爲義舉爾時各有詩紀事
皆以冬青寄意而王筠菴國器鄭明德元祐二君所記傳聞異詞
耳南邨以東嘉去杭千里冬青豈易持去縱持去豈能不枯
痺疑是唐詩作林詩此則未取林集參互考證之也按林又
有詩酬謝皋父云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此尤可證又有
精衛秦吉了南山有孤樹蔡琰歸漢圖等篇皆可互相發明
草木子亦以爲林景曦唐玉蟾二公事葉世傑去元未遠所
記多元朝遺事聞見尤可據也明嘉靖初遼藩光澤王重刻

霽山集序之甚詳

臨川人傅平叔

占衡

永初甲子辨云陶詩中凡題甲子者十皆

是晉年最後丙辰安帝尚在琅邪未立雖知裕篡代形成何得先乘司馬家年號而豫題甲子乎自沈約李延壽并爲此說顏魯公醉石詩亦云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蓋始以集考之謂庚子後不復題年矣不知陶公之出處大節豈在區區耶晉書陶傳削去甲子之說昭明靖節傳亦無是語一在南史前一在宋書後同時若此不妄附會云云及讀宋文憲公集乃知此論先發於潛溪平叔特踵其說耳宋跋淵明像云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時唯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不得不辨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

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閑居詩有空視時運傾擬古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甲子也其說蓋起於沈約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燾直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朱元晦述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烏虜淵明之節其待書甲子而後見耶

雙文詩世以爲元微之自寓然吾觀元氏長慶集中誨姪等詩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觀此則小說未必真微之事也

南昌王于一猷定作寒碧琴記云昔子瞻爲登州司戶參軍

子由省之携琴遊大海舟覆琴墮海後高麗人得之獻其王
王知爲蘓氏物也藏之數百年迨明崇正間高麗困於兵請
援遣總兵某帥師救之瀕行贈以琴琴遂復還中國按東坡
年譜元豐八年乙丑五月復朝奉郎知登州到郡才五日卽
以禮部郎官召作別登州舉人詩有五日匆匆守之句公未
嘗爲司戶參軍且到郡非久卽召少公亦未嘗省公於登也
崇正間亦未嘗遣師援高麗于一好奇誕賢尼續文有而考證甚疎五字每爲人
欺多此類

周嬰字方叔莆田人撰卮林十卷援據該博偶記其數條可
資詩話者如石尤風引元相詩罔象雕肝頻逞怪石尤翻動
忽成災義山古意詩去夢隨川後來風竚石郵以石郵對川
后葢奇相飛廉之屬。又古咄咄歌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

之引方言云賜盡也潘岳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維摩詰經如來鉢飯悉飽衆會猶故不賜太平廣記引啓顏錄山東人謂盡爲賜是也又光明經食已飽足飯不消澒澒與賜同予按集韻餽盡也見釋典澒澒水門南史有石澒村山詩應思石澒訪春泉石澒清心胸不云盡義。又楊用修曰唐人云君苗無姓宛委餘編曰君苗姓應瑒之從弟見文選注非也按陸雲與兄平原書云前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又云君苗作愁霖賦極佳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曹志苗之婦公其婦與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論二十七卷當百餘紙寫之則君苗清河族也休璉與二陸相距且百年其從弟安得尚存復修少年鉛槧事耶。又高似孫緯略金樓子云劉子元爲水仙花賦時人謂不減洛神予固不敢望知幾云云

按金樓子者梁元帝也劉子元知幾也知幾在證聖中作史通二十卷後以名類立宗改名子元在元帝後百餘年矣御覽引金樓子云劉休元爲水仙賦云是南宋南平王鏐也水仙乃水上神女陶宏景亦有賦高氏以休元爲子元以水仙爲花名豈不謬歟此類數十條皆是解頤胡元瑞陳晦伯作正楊筆叢等書以駁用修方叔作廣陳諗胡尤爲楊氏功臣予按以休元爲子元正如書家以劉德升爲景升也

并錄二

池北偶談北齊房君豹有山池在歷城參軍尹孝逸將還鄴詞人

餞宿於此自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比謝

氏此自北齊詩詩紀未采詩藪誤作中唐且訛華山爲華陽方叔

正之是矣至云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句格近六朝而方叔疵之謂是晚唐面目則謬甚吳郡皇甫少元百泉兄弟論

詩以此二語爲五言極則藝苑流傳焉可誣也

全上

周嬰方叔極稱辨博然有不必辨者如詮鍾辨文明太后青臺雀歌杜蘭香贈張碩詩數條不知名媛詩歸乃吳下人僞託鍾譚名字非真出二公之手何足深辨又向來坊間有明詩歸更俚鄙可笑亦託名竟陵又足辨耶

蜀盛亭縣有鴛溪縣出絹謂之鴛溪絹亦名東絹子美詩我有一疋好東絹是也周紫芝詩百尺寒松老幹枯韋郎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鴛溪絹留取天吳紫鳳圖此雖諧謔然北征自作於赴行在時而題韋偃畫松則在入蜀之後固不可同日語也

已上池北偶談

神禾原過鄭韓二莊鄭莊相傳是鄭谷居韓卽退之別業宋人詩韓莊連鄭里相望樹交枝按鄭莊近瓜州卹宋張禮遊

城南記濟瀆水涉神禾原西望香積寺下原過瓜州郵注瓜
州郵與鄭莊近莊虔郊居也杜詩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爲
覓鄭瓜州自注今鄭祕監審審虔之姪則鄭莊非谷居明矣
志傳譌也

秦蜀驛程後記亦見蠶尾續文

邊司徒華泉詩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或議之謂芭蕉不
得稱樹又或議王右丞畫雪中芭蕉宋朱翌云曲江冬大雪
芭蕉自若紅蕉方作花知前輩畫之不苟彼身未到蜀粵故
少所見多所怪耳花間詞云笑指芭蕉林裏住既可稱林顧
不得稱樹耶

宗梅附識詩詞中字有不妨通用者有必須出處者芭蕉稱林僅見花間更移而之樹
恐未可爲通例也案靜志居詩話元美謂延質芭蕉不可言樹然維摩詰經云是身如
芭蕉樹而不堅固是芭蕉未始不可名樹
矣斯言足爲證據山人偶思之而未及耳

載酒園詩話丹陽賀裳著其持論有不可解處如范石湖之

視陸放翁何啻霄壤而賀則云至能有驂駟騷耳過都歷塊之能又云務觀才具無多意境不遠唯善寫眼前景物首節琅然可聽如山谷千古奇作於杜韓蘓之外自關一宗故爲江西初祖而賀謂其所得不如楊劉并疵其春網薦琴高之句豈曹瞞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之句亦未嘗寓目耶更捨其汪洋大篇而取其二三律句此如乞兒輕議波斯賈胡足發一笑耳其論晁具茨亦然大抵所取率晚唐窈巧之語以爲儒異豈得輒衡量大家耶

世言蘓黃相訾毀予嘗辨之于池北偶談又見王明清所記李邕鄆孫亨仲言家有梅聖俞詩善本世所傳多爲歐陽公去其尤者忌能名之歷已也明清辨其非實以歐公在諫路頗詆邕鄆云爾以歐梅蘓黃四公深相知而世俗之論尚如

此則謂子美贈李詩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太白贈杜詩飯顛山頭云云皆爲譏誚者又何足怪乎

偶于故書肆買得詩法源流一帙乃元人傳與礪若金述范

德機語也後附杜詩律格有接項識腰充股連珠單踏雙蹄等有元至治壬戌楊仲

宏序略云少從叔文圭遊成都過浣花求工部之祠而觀焉

有主祠者子美九世孫杜舉居祠之後造而問之舉之言曰

甫不傳諸子而獨于門人吳成鄒遂王恭傳其法予傳之三

子者子從遠方來敢不以三子所傳者與子言之按舉之名

不見于書傳吳鄒王三子亦不見于諸家誌序中且子美全

家避亂下峽不應復有裔孫留居成都又所拈秋興燕子來

舟中等篇載三子之說大抵如卹學究語如仙侶同舟晚更

移一句解爲明皇與貴妃諸臣汎舟漢陂可笑至此餘可例

推第不知仲宏之序何人偽造如醉人夢囈可恨也

侯鯖錄載紹聖中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有人過

臨江驛題二詩不書姓名或云江鄰幾蠶尾文有子家二字或云張文潛

作也其二云晉公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

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此詩因坡公而發特以退之淮西

事爲警非元和間人作也其言吾唐者是時黨禁方嚴故託

之前代云爾以爲直言淮西事者誤婁堅以爲東坡詩尤誤

蠶尾文無婁堅下九字矣

南史邱仲孚傳每讀書以中宵鐘爲限墨客揮犀云古有分

夜鐘則議張繼楓橋夜泊詩者真兒童之見也并錄一

分廿餘話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前人以夜半鐘聲爲疑老學菴筆

記引皇甫冉半夜隔山鐘于鄴詩遠鐘來半夜以爲唐時僧

寺或有半夜鐘不必姑蘓也墨莊云今平江城中自承天寺

後改能仁寺

半夜鳴鐘諸寺乃以次而鳴迨今如此蓋自唐而然據

此則夜半鐘是姑蘓故事務觀亦未之考也

今人賦詩用事不詳出處譌謬相沿最爲可笑如彈碁之戲

西京雜記云成帝好蹴鞠羣臣以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

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

款謂向也

作彈碁以獻博物志云魏

文帝善彈碁用手巾角時有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

巾角撇碁故李義山詩云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此與奕

碁有何干涉而今人率以奕爲彈碁此類甚多

并錄一

居易錄

王文恪鑿姑蘓志方技載席謙善碁下引杜詩云席謙

不見近彈碁是亦譌彈碁爲奕也何怪今人沿襲之謬

香齋筆記

彈碁之戲始見西京雜記後漢梁冀傳注稍詳之似近

投壺而其製不傳今人詩多以奕碁當之可發一笑王建宮
詞云彈碁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闕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
上三金字半邊垂讀之亦不能通曉也

附錄古夫于亭雜錄今人誤以奕碁爲彈碁固謬然彈碁之制終亦不解廣記云今彈
碁用碁二十四色色別貴賤又魏法先立一碁于局中餘者圍黑白圍繞之十八碁

鄒平長白山有釋宗泐季潭石刻手蹟古今詩十五首後題
云右諸詩皆予洪武初雜處亂軍中迄今已三十年偶持鉢
過長白山宿劉老別業憶舊作書之懔然自失時永樂二年
九月天台釋宗泐滄溟跋尾云此長白山名蹟也嘉靖乙丑
三月歷下李攀龍書其詩如戰城南江南曲祖龍行等作列
朝詩皆載之按季潭以胡唯庸之獄有連奉旨免死命往槎
峯至江浦石佛寺示寂壽七十四事在洪武間而此刻署永
樂二年必有訛誤記之以俟考

并錄二

詩話卷十八

辨晰

九

漁洋文

長白山有明僧宗泐詩帖凡古今詩十五首自題云持

盜過長白宿劉老別業書之永樂二年九月天台釋宗泐李
滄溟跋云此長白名蹟也按泐以胡唯庸之獄連染免死發
往槎峯與做散僧渡江至江浦石佛寺示寂事在洪武中而
此署永樂二年謬矣

蠶尾文

予鄉長白山有釋宗泐季潭石刻手蹟凡詩十五首未

自題云右諸詩皆予洪武初雜處亂軍中作迄今已三十餘
年偶持鉢過長白劉老別業憶舊作書之懔然自失永樂二
年九月天台釋宗泐後有滄溟跋云此長白名蹟也嘉靖乙
丑三月李攀龍予接季潭以胡唯庸之獄有連奉旨免死與
做散僧發往鳳陽槎峯渡江至江浦石佛寺示寂事在洪武
中而此署永樂二年必有譌誤題其尾以俟考

宋兩張子野皆名先一與歐陽文忠友爲孝章皇后戚里之
姻官止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年四十八卒文忠誌其墓
云好學自力善筆札一與蘓文忠公爲友公集中云昔自杭
移高密陳令舉張子野皆從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
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天下作定風波令李公擇守吳
興東坡過之會於碧瀾堂子野作六客詞坡詩所謂詩人老
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詞家所謂張三影者是也官至
都官郎中死葬吳興弁山有集一百卷今有張釣魚灣見掌
故集胡應麟筆叢云兩張先皆字子野俱第進士其能詩壽
考悉同一博州人號張三影者是也一吳興人胡作正楊而
荒陋如此并錄一

宗補附識兄寒坪云案詞綜兩張先云云見齊東野語而胡應麟筆叢載之則本非胡語也亦參云補詩補注載齊東野語是時有兩張先俱字子野其一別封人天聖三年

詩話卷十八

辨晰

十

進士歐陽公爲作墓誌其一潮州人天聖八年進士宋史不立傳故其家世不詳案吳輿志張子野烏程人康定進士仕至都官郎中致仕年八十九卒葬弁山多寶寺後又按康定天聖兩處不同當從周公謹爲是公諱南宋人必有所據

居易錄

宋人兩張先皆字子野人往往不能辨前卷已各詳其

履歷然未有如道山清話之訛外者道山云張先京師人有文章尤長於詩詞人目爲張三影

又張三中北官都官郎中居湖州者年八十餘尚無恙

以三

影爲京師人已誤其下又云其祖母宋氏孝章皇后妹也子野生貴家刻苦過於寒儒取高科甫改秩爲鹿邑縣以俎歐陽永叔雅敬重之

云

今人乃以張三影呼之哀哉歐陽爲其

墓銘

此鹿邑縣者年四十八卒不歸三影

觀此則曾參秋胡之誤又何怪乎又按

湖州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買妾東坡贈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早年有一叢花詞云不如桃杏猶得嫁東風歐陽公稱爲桃李嫁東風郎中見范公稱過庭錄知兩

張子野皆從歐公遊也

杜詩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云開元五載余尚童穉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漓頓挫獨出冠時按陳暘樂書云樂府諸曲自古不用犯聲唐自則天末年劍器入渾脫爲犯聲之始劍器宮調渾脫商調以臣犯君故爲犯聲又唐多解曲如柘枝用渾脫解之類觀此則劍器渾脫自各爲舞曲之名今人誤讀杜詩序以劍器爲句而以渾脫瀏漓頓挫六字爲句以爲皆極贊舞劍器之妙譌謬沿襲文字中往往以渾脫瀏漓四字連綴用之可笑也

宗柎附識勇參云案天祿誠餘劍器古舞之曲名其舞用女伎雄裝空手而舞見文獻通考舞部杜詩公孫大娘舞劍器歌指武舞而言或以劍器爲刀劍誤矣正齋云此杜詩通首所以無一語涉劍也

翰菴和尚名同揆明相國文文肅弟震亨之子少爲諸生名

果字園公出世後常住雲南大理府著洱海叢談云三塔寺

內有黃華老人草書石刻字大如椀相傳以續榔殼蘸墨汁

書之老人宋元間人自江右來此久之仙去其詩卽挂鏡臺

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

暑宮云士正按黃華老人卽金翰林修撰王庭筠字子端此

四詩有真蹟石刻在汾州府學朱翰林彝尊吳徵士震皆曾

見之蓋李中溪元陽侍御摹刻於黠蒼而滇人傅會爲仙耳

田疇傳字子泰或云子春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姚

寬引漢書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遊乏資以書干澤澤

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張卿諷

高后立澤爲瑯琊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按此

詩上文云築馬至無終無終正疇所居若澤傳田生乃齊人

其說謁者張卿乃遊士說客之流安得稱節義此寬好奇之過也又杜詩少年行黃衫年少來宜數寬引霍小玉傳有一豪士衣輕黃衫挾朱筋彈云更爲無稽而虞山錢宗伯注取之按寬字令威嘗測金海陵之敗所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晚始召對殿中忽感風眩而卒見葉正則集并錄一

古夫于亭雜錄

姚寬西溪叢語於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引漢

書劉澤傳高后時齊人田生

云

楚漢春秋田生名子春按此

詩上句云辭家風嚴駕當往至無終無終正田疇居處田疇

傳云字子春有何可疑况劉澤傳之田生乃齊人其說謁者

張卿乃游士說客之流安得稱節義而淵明企慕之至形於

篇什如此耶寬字令威宋人出處見葉水心集

歐陽永叔最愛常建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固是絕

唱具眼或謂永叔在青州手書此詩於廨後山齋通字乃作
遇有石本若然則是點金成鐵初不解此詩之妙也

予向以韓吏部送李愿序愿卽西平王長子而駁李濂嵩渚
集疑愿唐書無傳之誤適見闕若璩博湖掌錄一則辨此李
愿別是一人其略云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公在京師是
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觀稱愿之言蓋終其身官不挂朝籍
者安得有如唐書李愿傳所載云乎其別爲一人一也退之
有盧郎中寄示送盤谷子詩二章和歌首云昔尋李愿向盤
谷當又在貞元八年退之未第之前故得入太行訪隱淪是
時西平尚在愿安得輒隱於此二也和歌又云開緘忽覩送
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
則知序作於是年冬蓋愿嘗隱盤谷茲來遊長安不得志故

序曰送歸豈如傳所稱勲闕乎三也貞元中濟源令刻此序
盤谷石上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高愿之賢故序而送
之此當時目擊其事者僅稱之曰賢無一語鋪張其人地四
也李愿傳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卽召授太子賓
客上桂國考晟傳廣德初擊党項有功卽所謂立功時也下
距貞元辛巳愿已歷宦三十九年矣安得如序所云五也退
之貞元辛巳冬尚在京師參調明年始授四門博士唐人最
重爵安敢與歷宦三十九年者雁行曰友人某六也愿傳邈
聲色而政衰又云結納權近官貴隨賂遺輒盡其人如是安
能吐高論俾退之聞而壯之七也西平洮州臨潭人貞元七
年辛未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當爲長安人安
得於濟源之盤谷曰歸乎八也右詞甚辨予北征日紀云亦

已疎矣故備著之

宗梅附識北征日紀李川父嵩渚集游盤谷記云愿行實無考新舊唐書列傳皆無之按愿卽西平王長子歷官河中等五鎮節度使卒贈司空唐書有傳川父號稱博雅何踈於考證如此山人自以此段未嘗引闕氏語重爲訂正愚案冰遺呂氏亦云隴西隱者非西平子則知此論故非別見特闕氏加詳爾

契丹國志后妃傳道宗蕭皇后本傳云性恬寡欲魯王宗元之亂道宗同獵未知音耗后勒兵鎮帖中外甚有聲稱崩葬

祖州云而已焚椒錄所紀耶律乙辛張孝傑輩讒構賜死之事絕蠶尾續文作紀無一字及之又錄稱后爲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

而志云贈同平章事顯然之女志言勒兵似嫺武略者而錄言幼能誦詩旁及經子錄中所載射虎應制諸詩及迴心院詞皆極工而無一語及武事且本紀道宗在位四十七年改元者三清寧咸雍壽昌初無太康之號而錄載乙辛密奏太康元年十月據宮婢單登及教坊朱頂鶴陳首云已上皆抵

悟不合不可解也按遼史宣懿皇后傳雖略而與焚椒錄所紀同蓋契丹志之疏耳志唯載天祚文妃善歌詩其詠史云丞相朝來劍珮鳴千官側目寂無聲續文有云云二字無下文六句養成外患嗟何及禍盡忠臣罰不明親戚並連藩翰地私門潛蓄爪牙兵可憐昔代秦天子猶向宮中望太平按史亦載此詩是騷體

非律

續文有也字

胡應麟元瑞詩藪云晏同叔冰從太液池邊動柳向靈和殿裏看靈和字僻又與柳不切易作長楊按靈和乃張緒事何得謂僻而不切元瑞號博雅豈南史亦未之讀耶

宗神附識靜志於詩話詩藪一編專以羽翼危言虞山錢氏語之太甚觀少室山房筆叢沈酣四部自不失為讀書種子詎可因詩藪而舉斥之乎

胡元瑞應麟作丹鉛新錄藝林學山以駮升菴之誤然其所記誤者正復不少如二酉綴遺所載百疊漪漪水繖六言又

步武所臨雲蒸霞起四言乃東坡夢中所作紅靴銘及太真

妃裙帶詞而胡不知何云博洽耶

已上居易錄 并錄一

香祖筆記胡應麟作丹鉛新錄菟林學山以駁升菴自負博辯然舛譌復不自覺如引三國志關某傳注謂羽欲娶布妻啓曹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按此乃秦宜祿妻與布何涉元瑞豈未一檢陳書耶又唐人長安女兒踏春陽一絕見沈亞之集異夢錄胡止據博異志似未覩沈集者田汝成西湖志餘又傳會以爲宋人西湖事謂爲水仙與鳳俱沉湖中則剿襲司馬才仲遇蘓小事而爲之尤可笑

吳師道仙山秋月圖詩自注宮扇馬遠畫宋寧宗后楊氏題詩自稱楊妹子詩中感慨濟王之事以楊妹子爲楊后誤

續文有

矣字

今浙西之杭州嘉興稱吳地錢塘江以東乃爲越地故唐詩
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予讀吳越春秋闔閭五年吳南
伐越破檣李左傳史記亦然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
李就李卽檣李然則春秋之時嘉興本越之北境初不隸吳
唐詩云云非也

宗冊案杭嘉爲越境山人駁正唐書處然詩最爲明劃又吾郡與湖州舊統於直隸明
初實錄及諸家序記肇章可攷建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始以二府改隸浙江先是領郡
九至此領郡十一凡嘉湖諸志俱不言分地本末唯仁和夏時正撰杭州府志獨著之
詳見曝書亭集後學漫無據決於鄉邦之近方域沿革蒙然如生靈寤違問其他諸兩
先生之言足
以徵信矣

唐書言孟浩然與給事中王維善維私邀入內直會明皇至
浩然倉卒避匿牀下帝問知之喜曰朕聞其名久恨未見耳
立召見問所爲詩云云而北夢瑣言以爲李白誤

閑中今古錄論李易安晚節改適云翁則清獻爲時名臣又

引瞿佑詩話清獻名家厄運乖羞將晚景對非才云云以挺
之爲扑謬矣蓋以閔道謚清獻而挺之謚清憲故致此外訛
耳

附錄香祖筆記李易安清照濟南李格非文叔
之女詞中大家其母王狀元拱辰女亦工文章

歐陽文忠詩雒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考澠水燕
談雒陽進花始于李文定迺非始思公

宗柝案雒陽相君云云舊文忠詩友
歐七古結語山人誤記爲歐公耳

楊汝士於楊於陵座上賦詩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
在鯉庭元白歎伏汝士歸謂子弟曰今日歷倒元白又在洛
中襄晉公夜宴汝士詩云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
人元白失色此本一事而重複誤書之耳按裴白在洛與劉
夢得多倡和聯句裴詩所謂成周文酒會吾友勝鄒枚唯憶

劉夫子而今又到來是其事也是時文宗太和七年癸丑白
罷河南尹再授賓客分司八年甲寅裴爲東都留守開成元
年丙辰劉分司東都楊汝士東川節度使二年丁巳留守裴
侍中修禊于洛合宴舟中先是太和五年元巳薨于武昌安
得與樂天汝士同在洛中裴宴賦詩耶小說之不考而妄語
如此可笑也

荆楚歲時記河鼓謂之牽牛黃姑卽河鼓也古詩云黃姑織
女時相見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渺在河之陽粲粲黃姑
女耿耿遙相望則又以黃姑爲織女不知何據

後人妄改古詩如謝茂秦改元暉澄江淨如練之類爲世口
實唯王楙野客叢書改陸士衡齊謳行孟諸吞雲夢百二倅
秦京曰八九吞雲夢語旣渾成對又精切確不可易也

唐詩人張祜字承吉與白樂天杜牧之同時其詩事班班可考野客叢書引祜不信寧王廼馬來及金輿遠幸無人見偷取邠王小管吹之句以爲祜目擊時事而作又祜有詠武宗時孟才人之作云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一述明皇事一述武宗事遂疑其身涉十一朝年且百二十歲云云此說愚甚可笑唐人詠明皇太真事者不可枚舉如元白連昌宮詞長恨歌二篇其最著者又如李義山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之類亦多矣豈皆同時目擊者耶卽祜樂府春鶯囀雨霖鈴等作皆追詠天寶間事何獨疑于前二詩耶宋初收江南西蜀徐熙黃筌父子皆入京師筌畫花卉但以輕色染成不見墨跡謂之寫生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神氣生動筌惡其軋已言其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

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直以粉色圖之謂之沒骨圖畫花鳥者今有此兩種如近日姑蘇王武熙派也毘陵惲壽平金陵王槩筌派也二派並行不可相非唯觀其神氣何如耳槩字安節詩人方文禽山之壻與兄著字宓草皆以工花鳥擅名詩亦不凡著初名尸槩初名丐後改今名亡友汪鈍翁贈吳人文點與也詩云君家道韞擅才華愛寫徐熙沒骨花謂趙凡夫子婦文倣衡山之孫女也然沈存中謂沒骨花乃熙之子非熙也

何大復平涼詩云唯餘青草王孫路不屬朱門帝子家莫中江以爲李滄溟在河南時作人與地皆誤也

已上香祖筆記

今世俗所傳吟窗雜錄最紕繆可笑如第一卷詩格曰魏文帝撰而有雙聲疊韻迴文之類豈建安之代已先有沈約四

聲及璿璣圖詩耶

小說載李習之翱在潭州嫁柘枝妓事以爲韋蘓州舒元興詩云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古今以爲佳話而不知其污穢賢者也按應物爲蘓州刺史在貞元之初其後又有韋夏卿在貞元十年韋覲在元和時與習之之世差近而翱與應物固渺不相及也且韋李二集具在亦無一字相涉則蔡邕琴酒之語何竟武斷屬之左司耶李觀元賓集中有代人士韋蘓州二書每疑其暴戾恣橫不類左司所爲觀與翱同元和中人皆與左司無涉此二事皆不可不辯也乾元中又有韋黃裳韋之晉大中時又有韋某誌失名所稱韋蘓州蓋不下六七八人矣人但知有左司耳

已上漁洋詩話并錄一

居易錄 雲谿友議載李翱在潭州席上有妓舞柘枝者顏色憂

悴問知爲蘓州韋中丞女殷堯藩當筵贈詩云姑蘓太守青

蛾女流落長沙舞柘枝

云

李乃於賓榻中選士而嫁之輟耕

錄載姚燧官翰林學士日玉堂設宴歌妓中一人秀麗閑雅

微操閩音叩之泣而訴曰妾建寧人真西山之後也遂白丞

相三寶奴爲落籍嫁小史黃埭嘉興貝闕有詩記事云妾本

建寧女遠出西山翁

云

此皆好事者爲之媚嫉君子污蠟大

賢亦猶南渡小人傾朱晦翁至有帷簿不修之謗可謂無忌

憚之尤者矣友議出范攄手鄙俚不足道陶宗儀元末名士

乃亦爾可怪也

江都門人宗元鼎字梅岑以詩鳴江淮間有詠李後主絕句

云江南歌舞尋常事便遣曹彬下蔣州余最愛其措語之妙

取入感舊集近覆閱之乃知其誤南唐自元宗時周世宗屢

侵淮南國勢削弱至遷都豫章以避之非始宋也後主仁愛無荒淫失德但溺於釋氏耳宋太祖諭徐鉉曰江南亦有何罪但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邪亦非以歌舞爲兵端宗語非事實矣

劇談錄元和中進士李賀善歌詩元相國稹年老以明經擢第常願結交執贄造門賀覽刺遽令闈者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相國慚憤而退案元擢第既非遲暮於賀亦稱前輩詎容執贄造門反遭輕薄小說之不堪如此

宗棟附識勇參云聞劇談錄因憶黃唐堂編修魯言舊傳長吉七歲賦高軒過序言韓員外愈皇甫侍御湜見過因而命作按長吉七歲時愈年三十在汴河依董晉爲推官未爲員外也四十二改都官員外郎拜河南令四十四遷職方員外郎計長吉在十九二十一歲之間湜於元和元年登進士第爲陸渾尉計長吉時年十六則七歲時湜未爲侍御也

唐彥謙齊文惠宮人詩認得前家令宮人淚滿裾邨知梁佐

命全是沈尚書余以事實考之誤也文惠太子武帝長子鬱林王之父蚤薨鬱林卽位西昌侯鸞輔政鬱林失道鸞遂謀篡弑盡害高武諸王是爲明帝鸞之子東昏侯無道無罪殺尚書令蕭懿懿弟衍乃起兵於襄陽蓋明帝乃高武二帝之仇而梁之革命在東昏之世與文惠相去遠矣不應捨蕭鸞而怨及梁也詩人之不核史事如此

左思別傳云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竝蚤終未嘗爲思序注皆思自爲以重其文案太沖三都賦自是接跡揚馬乃云假諸人爲重何其陋耶且西晉詩氣體高妙自劉越石而外豈復有太沖之比別傳不知何人所作定出怨謗之口不足信也太沖吾鄉臨淄人右丞詩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

興來神來天然入妙不可湊泊而詩林振秀改爲山中一丈
雨潼川志作春聲響杜鵑方輿勝覽作鄉音響杜鵑此何異
點金成鐵故古人詩一字不可妄改如謝茂秦改宣城澄江
淨如練作秋江亦其類也近餘姚譚宗纂唐律秋陽諸名家
詩無不妄加點竄古人何不幸橫遭黥劓如此

唐劉伯芻品水以中泠爲第一惠山虎邱次之陸羽則以康
王谷爲第一而次以谷簾惠山古今耳食者遂以爲不易之
論其實二子所見不過江南數百里內之水遂如峽中蝦蟆
碛纔一見耳陋亦甚矣不知大江以北如吾郡發地皆泉其
著名者七十有二以之烹茶皆不在惠泉之下宋李文叔格
非郡人也常作濟南水記與洛陽名園記並傳惜水記不存
無以正二子之陋耳謝在杭品平生所見之水首濟南趵突

泉次以益都孝婦泉

在顏神鎮

青州范公泉而尚未見章邱之百

脉泉右皆吾郡之水二子何嘗夢見余嘗題王秋史

平二十

四泉草堂云翻憐陸鴻漸跬步限江東正此意也

竹坡詩話云李白柳公權俱與唐文宗論詩夫太白與文宗安得相及少隱譎謬不應至此豈傳錄之誤耶

紫微詩話載張子厚詩井丹已厭嘗葱葉庾亮何勞惜薤根案三韭二十七乃杲之事與元規何涉張誤用而居仁亦無

辯證何也

已上古夫于亭雜錄

校勘類

玉堦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小說載此爲蜀中某驛卒女詩放翁見之納以爲妾爲夫人所逐又有卜算子詞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

云按劍南集此詩乃放翁在蜀時所作前四句云西風繁杵
擣征衣客子關情正此時萬事從初聊復爾百年強半欲何
之玉堵作畫堂闢作怨後人稍竄易數字輒傳會或收入閨
秀詩可笑也

宗枬附識於齋述高廬先生云此條所駁極是但放翁此詩不如剛作絕句乃更佳耳
又云世傳放翁出其夫人唐氏以叙頭鳳詞爲証見癸辛雜識疑亦小說家傳會不足
深信真參云不合畫春山
詞調是生查子非卜算子也

子舊藏杜牧之樊川集二十卷後見徐健菴乾所藏宋版本

雕刻最精而多數卷考後郵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
八九皆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
甚可笑

宗枬附識正齋云放翁跋樊川集曰唐人詩集近多刻本亦多經校讐唯牧之集誤謬
特甚于每欲求諸本訂正而未暇也據此及後郵詩話則宋刻樊川集亦未爲善本也
張景春吳中人物志云武后嘗吟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

海流

云

問是誰作李嶠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賜綵百匹子

承慶嘗爲昭陵輓詩入高等由是父子齊名按此詩諸集皆

作王之渙之渙開元間詩人紀事詩話亦不載佐日名字張

說不知何據

眉山暗淡向殘燈一半雲鬟墜枕稜四體着人嬌欲泣自家

揉碎研繚綾楊廉夫香奩詩也見集中今訛作韓偓非是已

上池北偶談

李君實日華鑒別法書名畫最精然引古人詩文往往紕繆

如云子昂行書詩一幅不知子昂自作或書古人作語氣似

白樂天陸放翁因錄之云山石犖确行逕微云不知乃韓退

之詩也又云白樂天孫龜年住嵩山遇李白曰近過潼關有

一詞曰曾宴桃源深洞云乃後唐莊宗作也又云杜樊川詩

獨憐幽草澗邊生

云

有甲秀堂刻牧之行草真蹟此韋蘇州

詩與前韓詩載本集中皆人人耳而目之者而外午至此陋

矣又一條云林君復極富畫情見與可伯時終日碌碌狗人

遂不爲和靖乃大中祥符間人文李後出安得此不根語又

云元有兩閒閒一爲禮部尚書趙秉文或云今

疑作

人蓋未

目金史及中州集耳意此公留意書畫而於詩文考證全疎

然劉原父黃伯思輩考證何嘗不精確耶

草堂詩話二卷凡二百餘條建安蔡夢弼集牧齋刺取增入

僅二十條而已

宋雲林子黃伯思長睿東觀餘論上下卷秀水項氏較刻大

字本彷彿宋槧後附李忠定公撰墓誌銘末有子訥紹興丁

卯後序嘉定中樓攻媿序訥云紹興初寓居福唐以先人祕

閣學士校定杜子美集二十二卷槧本流傳忠定稱其有東
觀文集一百卷又序其校定杜工部集云武陽黃長睿父博
雅好古尤篤喜工部詩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
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
然可觀自開元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歷干戈亂離之際詩
凡千四百四十餘篇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遊又得逸
詩數十篇參于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
非世所行者比忠定此序作于紹興六年丙辰距長睿之歿
十有七年雲林博雅擅宋代編校必精今其書不知尚傳否
錢牧齋蠡屋文
作翁注杜詩極駁梁權道魯豈黃鶴之徒而獨取樊
晁吳若本卽無一字及長睿當是未覩其書吳若本自序雜
引樊晁開運二年官書王介甫宋景文黃魯直陳無已晁以

道諸家亦無一語及長睿按若序作于紹興三年而長睿書刊于紹興六年則未見此書明矣唯胡仔所見八本有長睿校定杜工部集記之俟訪于藏書者

綠歌聒耳烏盧角社酒柔情玉練槌宋末月泉吟社中佳句也山居雜志載杭人徐炬酒譜乃引作少陵詩不辨格調之

類否而妄稱子美則號國夫人杜鵑行

黃鶴陳浩然二本

狂歌行袁燝所收

諸篇妄人皆雜入杜集又何怪乎

亦見蘇尾文無小注十一字

書史會要云彩鸞不知何許人作楷字小者至蠅頭許有大字法書唐韻極有功近類神仙吳彩鸞慕彩鸞故名按唐韻卽女仙吳彩鸞所書以若所云似屬二人南邨謬誤耶又云許渾不知何許人按唐詩人許渾潤州人居丁卯橋名籍最著南邨草草乃如此

夜暗歸雲遶枕牙一首乃宋姜夔堯章詩見白石集列朝詩
收之作張如蘭詩牧翁博極羣書亦有此誤

杜常北宋人其過華清宮詩云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
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今唐詩多誤收
之又荆叔漢關山河在一首不知何代人僅見石刻今亦收

入唐詩

井錄一

香祖筆記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宋人杜常詩也按

常爲昭憲皇后族孫第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而罪雪錄以爲
杜牧詩誤矣畫墁錄云神宗聞昭憲之家有登第者甚喜有
旨令上殿翼日謂執政曰杜常第四人登第卻一雙鬼眼可
提舉農田水利卽此杜常也

南山之下汧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此篇乃坡翁書韓幹

馬圖作也趙松雪題五代趙巖調馬圖書此詩而自跋云以
杜子美詩書之王稊登又跋云拾遺集無此作魏公何從得
之古今詞人之作散逸不傳者多寧獨此歌而已云予閱之
失笑在子昂或一時誤書百穀豈一生未睹蘓集耶何孟浪
至是且子美明皇時人安得云想見開元天寶耶二公亦未
之思耶已上居易錄

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皆柳文
暢詩也六朝名句灼然在人耳目者而某詩話謂吳興趙孟
頰有句云云置之齊梁矯矯有氣可謂眯目人道白黑而詩
話類編取之亦不注作者名氏閱之不覺捧腹當是松雪嘗
書二詩渠遂謂是趙作耳又如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
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是坡公古詩首四句而朱隗撰明詩

平論乃以爲陳繼儒絕句蓋亦以陳嘗書此四句而誤也又姚佺撰詩源載一詩云白日騎羊三洞遠青天捫蝨萬峯高乃宋末人詩見謝翱天地間集而不之知然如麗江木青太素軒詩不是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卽宋人賀家湖上天花寺詩牧齋亦載之列朝詩何也

并錄一

漁洋詩話

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皆柳文暢作六朝名句灼然在人耳目詩話類編乃以爲趙松雪詩且云置之齊梁矯矯有氣當是松雪偶書一詩遂誤以爲趙作耳此何異瞽人道黑白耶

丹鉛錄云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劉夢得柳枝詞云云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余按此乃白樂天詩詩本六句非絕句題乃板橋非柳枝蓋唐樂部所歌多剪裁

四句歌之如高達夫開篋淚沾臆本古詩止取前四句李巨
山山川滿目淚沾衣本汾陰行止取末四句是也白詩云梁
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爲此路今重過二十年
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板橋在今汴
梁城西三十里中牟之東唐人小說載板橋三孃子事卽此
與謝元暉之新林浦板橋異地而同名也升菴博極羣書豈
未觀長慶集者而亦有此誤耶

并錄一

池北偶談白氏集有板橋詩云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
條若爲此路今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曾與玉顏橋上別更
無消息到今朝今訛作劉夢得而說者疑中山集不載此詩
蓋未考長慶集耳

詩話類編唐高適官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題詩云絕

頂秋風已自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山月落一江水僧在翠
微開竹房至台州事竣復登僧房欲改爲半江僧言月前有
一官過此稱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適驚問何人僧曰義
烏駱賓王也勿論二人之世遠不相及此詩乃晚唐任翻巾
子山寺詩亦非達夫作達夫又未嘗爲兩浙觀察使乃駱既
代宋之間吟樓觀滄海日矣又爲達夫改此半江何其不憚
煩耶遇宋時已稱老僧何時鍊形住世又還俗爲官人而爲
此僧熟識耶

并錄一

漁洋詩話詩話類編一條最可笑者高適爲兩湖觀察使過杭之
清風嶺僧院題詩云前峯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及
台州事竣復過此欲改一江爲半江僧言前有一官人過此
言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高驚問爲誰僧曰駱賓王也余

按駱與高二人世代遠不相及達夫亦未嘗爲兩湖觀察使
乃賓王旣代宋之間吟樓觀滄海日矣爾時已稱老僧何時
又鍊形住世復還俗作官人而爲達夫改此詩耶真可令人
噴飯又案此詩乃晚唐任翻之作

廣陵陸弼字無從隆萬間有詩名江都友人貽其集末有張
君某爲作小傳云無從少游京師譏李西涯伴食中書投詩
云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云云按陸上距宏治
之世遠不相及安得以此詩屬之誤矣

韻語陽秋載錢起贈杜牧詩今坊刻襄陽集有贈孟郊詩皆
可一噓已上香祖筆記

豫章徐巨源世薄以古文名家余素愛其文中間諸葛武侯論
一篇持論甚謬余旣著說以駁之其集末詩話一條云王劭

冬夜對雪詩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云使先讀唐詩後看
六朝掩姓名而閱之鮮不以爲左司者此右丞詩而巨源以
爲王劭以爲六朝躋譌甚矣此亦如李君實不知韓退之山
石犖磳行徑微一篇同一笑枋也

王渙字羣吉唐末人常作惆悵詩者載在唐詩紀事而才調
集譌作王之渙洪容齋亦仍之勿論詩之氣格相去霄壤而
開元間人預詠霍小玉崔鶯鶯事豈非千古笑柄余選才調
集萬首絕句乃爲正之已上古夫于亭雜錄

帶經堂詩話卷十八